

毛 姆 文 集

[英] 萨默塞特·毛姆 著 辛红娟 阎勇 译  
张柏然 审校



*W.S. Maugham*

## 毛姆短篇小说选 I

Short Stories by Somerset Maugham

毛 姆 文 集

[英] 萨默塞特·毛姆 著 辛红娟 阎勇 译  
张柏然 审校

*S. Maugham*

# 毛姆短篇小说选 I

Short Stories by Somerset Maugham

W. Somerset Maugham  
The Short Stories of W. Somerset Maugham  
根据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52 年版译出。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姆短篇小说选. 1/ (英) 毛姆著; 辛红娟, 阎勇译; 张柏然审校.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毛姆文集)  
ISBN 978-7-02-010998-2

I. ①毛… II. ①毛…②辛…③阎…④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3562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李 雪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33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875 插页 1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998-2  
定 价 4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 前 言

二〇一五年是二十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五十周年忌辰。毛姆堪称文学世界里的一朵奇葩,一生徜徉于三大文学领域,发表了二十一部长篇小说、三十二个剧本和一百二十余篇短篇小说,此外还写了大量的评论、随笔、游记和回忆录;他广受读者欢迎,亦频遭批评家鄙薄,还自诩为“二流作家”。美国传记作家特德·摩根(Ted Morgan)如此总结他的一生:

一个孤僻的孩子,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一个有创新的小说家,一个巴黎的放荡不羁的男子汉,一个成功的伦敦西区的戏剧家,一个伦敦社会名流,一个战时在弗兰德斯前线的救护车驾驶员,一个在俄国工作过的间谍,一个同性恋者,一个跟别人的妻子私通的丈夫,一个当代名人的殷勤主人,一个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宣传家,一个自狄更斯以来拥有最多读者的小说家,一个靠细胞组织疗法保持活力的活着的传奇人物,和一个企图不让女儿继承财产而收养他的秘书的衰老的老头子。

(特德·摩根:《人世的挑剔者——毛姆传》,梅影、舒云、晓静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3页)

难怪有人说,“只要你能把毛姆整个一生的经历都写出来,

那你就写出了一部比毛姆小说还要动人得多的小说。”

—

毛姆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西方现代作家。他的著作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介绍；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如《孽债》（即《人性的枷锁》）、《剃刀边缘》（即《刀锋》）等，解放前曾在我国上映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国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纷纷推出毛姆的作品，在外国文学领域掀起了一股“毛姆热”。其代表性长篇小说译本便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包括傅惟慈的《月亮和六便士》（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周煦良的《刀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以及我和张增健、倪俊翻译的《人生的枷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等。这几个译本后来在上海译文不断再版，流传至今。

同一时期，国内还推出了多部毛姆的短篇小说选译本，包括冯亦代等译的《毛姆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佟孝功的《天作之合：毛姆短篇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潘绍中的《毛姆短篇小说选：英汉对照》（商务印书馆，1983），刘宪之的《毛姆小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多人译的《便当的婚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黄雨石的《无所不知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等。以上译本选择的篇幅多有重复，但几乎囊括了毛姆短篇小说的经典佳作。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直到新世纪，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推出了“毛姆文集”“毛姆作品”“经典文库”译丛，将毛姆的译介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毛姆的长篇

小说、短篇小说、戏剧、散文、评论和游记等，在国内有了全面而系统的译介。

## 二

短篇小说在毛姆的创作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九四七年，他总共发表了九部短篇小说集：《东方行》(*Orientalism*, 1899)、《叶的震颤》(*The Trembling of a Leaf*, 1921)、《木麻黄树》(*The Casuarina Tree*, 1926)、《阿申登》(*Ashenden*, 1928)、《第一人称单数》(*Six Stories Written in the First Person Singular*, 1931)、《阿金》(*Ah King*, 1933)、《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s*, 1936)、《照原方配制》(*The Mixture as Before*, 1940)和《环境的产物》(*Creatures of Circumstance*, 1947)。

从内容上看，毛姆的短篇小说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英国海外殖民地为背景的小说；另一类是以英法两国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第三类是以英国间谍阿兴登为中心人物的一系列间谍与反间谍小说(刘宪之：《毛姆小说集》“译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493—495页)。

他的短篇小说风格接近莫泊桑，结构严谨，起承转落自然，语言简洁，叙述娓娓动听。作家竭力避免在作品中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让人物在情节展开过程中显示其内在的性格。

## 三

如前所述，毛姆的短篇小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广泛译

介到了国内,而且,译林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又推出了一部《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汇聚了冯亦代、傅惟慈、翁如珽、叶念先、梅绍武、屠珍、陆谷孙等知名译家译品。读者不禁会问,既有珠玉在前,又何必出力曝丑?究其原因,如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所说,艺术品在形式上是封闭的,但同时又是开放的,“是不可能以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解释的,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不可能没有替代变换”(《开放的作品》,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页)。《精选集》及早前的短篇小说选译本,多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距今已有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自然留下那个时期的历史烙印。

这部《毛姆短篇小说选》遴选了毛姆短篇小说中的四十八篇精彩之作,译者是宁波大学的辛红娟教授和中南大学的鄢宏福、阎勇两位老师。他们或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或致力于英美文学研究,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值得肯定的。青年教师甘坐文学翻译的冷板凳,更值得欣慰。在翻译的过程中,译文经过反复的推敲和打磨,既参考和沿用了之前的翻译,又呈现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在译文审订过程中,我和辛红娟教授及团队经常为了一个标题或某一具体措辞的翻译处理电话、邮件讨论许多个回合,过程令人回味、珍惜。文学翻译是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无论译者经过怎样的努力,译文最终需要经过读者的检验,翻译的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张柏然

二〇一五年五月

## 目 录

前言 .....	( 1 )
----------	-------

## 毛姆短篇小说选 I

雨 .....	( 3 )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 .....	( 48 )
午餐 .....	( 86 )
蚂蚁与蚂蚱 .....	( 91 )
麦金托什 .....	( 96 )
昂蒂布的三个胖女人 .....	( 133 )
人生真相 .....	( 150 )
舞男舞女 .....	( 171 )
恩爱夫妻 .....	( 192 )
狮皮之虞 .....	( 207 )
不屈服的女人 .....	( 235 )
逃之夭夭 .....	( 267 )
百事通先生 .....	( 272 )
诗人 .....	( 280 )
格拉斯哥来客 .....	( 285 )



赴宴之前 .....	(297)
露易丝 .....	(326)
诺言 .....	(334)
上校夫人 .....	(341)
珍珠项链 .....	(362)
生性怯懦 .....	(370)
天罚之人 .....	(399)
环境造人 .....	(440)

# 毛姆短篇小说选 I



## 雨

快到上床的时候了，明早醒来，就能望见陆地。麦克菲尔医生点着烟斗，探身靠在船栏上，搜寻着天际的南十字星座。在前线待了两年，一处伤口始终迁延未愈。能在阿皮亚<sup>①</sup>安静地待上至少十二个月令他非常高兴，旅行刚开始，他就已经感觉好多了。第二天有些乘客要在帕果帕果<sup>②</sup>下船，他们当晚举办了一个小型舞会，到现在机械钢琴刺耳的琴声仍在撞击着他的耳膜。甲板上终于安静下来。不远处，他瞧见妻子坐在长椅上，正和戴维森夫妇说着话，就慢慢踱到她身边。等他在灯下坐定，摘下帽子，你会发现，他长着一头深色的红发，头顶秃了一圈，布满雀斑的红脸膛与红头发甚是相配。他四十多岁，瘦瘦的，脸色不大好，一副谨小慎微又迂腐的样子；讲话低沉缓慢，一口苏格兰腔。

麦克菲尔夫妇与传教士戴维森夫妇之间，油然而生一种同舟共济的亲密感，不是因为品位一致，而是由于观念相仿。联系他们的主要纽带，是共同看不顺眼那些把日夜耗在吸烟室里玩扑克、打桥牌、喝酒的男人。麦克菲尔太太想到自己和丈夫是戴

---

① 阿皮亚是位于太平洋中南部西萨摩亚首府和主要港口的城市，依山傍水，风光绮丽。

② 帕果帕果是东萨摩亚首府。

维森夫妇在船上唯一乐意结交的人，颇感得意。麦克菲尔医生，虽然腼腆却并不蠢，也半推半就地认可了这一敬意。出于好斗嘴的性情，夜晚回到自己的舱房内，他未免纵容自己找找岔子。

“戴维森太太说幸亏有咱们，否则她都不知怎么熬完这次旅行呢，”麦克菲尔太太边说边利索地梳着假发，“她说船上只有咱俩是他们夫妇乐意结识的人。”

“我还真不知道传教士居然有这等派头，摆得起这个谱。”

“哪是摆谱儿。我很理解她。戴维森夫妇要是跟吸烟室那帮粗人掺和在一起，可就真够他们受的了。”

“他们的宗教创始人可没那么格格不入。”麦克菲尔嘎嘎笑了。

“跟你说多少回了，别拿宗教开玩笑，”他太太驳斥道，“我也真不知道你这副品性，阿力克。你从来都看不到别人的闪光点。”

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斜睨了她一眼，没再吱声。结婚多年，他早已深谙让妻子讲完最后一句不还嘴，才更有利于和睦。他赶在她前头脱了衣服，爬到上铺，静下心来，读书入眠。

第二天早晨，他登上甲板，发现船已经靠近陆地了。他贪婪地望着。银白色细长的沙滩迅速浮现在眼前，远处是山坡，山顶上的植被郁郁葱葱。椰树茂密翠绿，几乎一直伸到水边，树林之间散落着萨摩亚人的草屋；那些闪着点点白光的建筑是小教堂。戴维森太太走过来站在他身旁。她穿着黑衣服，颈上挂一条坠着小十字架的金链子。戴维森太太身材瘦小，干枯的褐色头发精心梳理过，夹鼻眼镜后面是一双鼓凸的蓝眼珠。一张绵羊似的长脸非但不显蠢相，反而极其警觉，像鸟一样动作快疾。她高亢的嗓门最惹人注意，金属般锐利，毫无顿挫，落在耳中僵硬单

调,像无情的风钻啸叫,扰人心神。

“对您来说这里一定就像家乡一样。”麦克菲尔医生说,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我们那里的岛地势很低,您知道,和这里不一样。我们那里是珊瑚岛,这些是火山岛。再有十天我们才能回到那里。”

“到了这儿,还不就跟到了自家门口一样。”麦克菲尔医生开着玩笑。

“哎,这么说可就太夸张啦。当然,在南海地区,人们的距离感确实不一样。这么看,您说得也没错。”

麦克菲尔医生轻轻叹了口气。

“我很高兴,不用在这里长住,”她继续说着,“人家说这里工作很难渗透。汽船来往让人难以安心,还有海军驻地,这些对土著人都不好。在我们教区没有类似困难要克服。当然也会有一两个做买卖的,可我们会留心让他们规规矩矩,要是不老实,就让他们待不下去,最后只能离开。”

她扶正鼻上的眼镜,用一种冷酷的表情望着这座葱茏苍翠的岛屿。

“对这里的传教士来说,完成任务几乎没有指望。我对上帝感激不尽,至少饶过了我们,没被派到这里。”

戴维森的教区由一群小岛组成,在萨摩亚以北;各岛之间非常分散,他得经常驾乘独木舟穿梭其间。每逢此时,他的妻子就留在总部,打理教区事务。想到她必定会有的雷厉风行,麦克菲尔医生不禁心里一沉。谈到土著的邪行,她声调高亢,喋喋不休,满脸做作的恐怖表情。她的道德敏感可谓独一无二。刚一相识,她就对他说过:

“您知道,我们刚到岛上时,土著人的婚俗令人震惊,我简

直都没法跟您说出口。不过我可以讲给您太太听,让她再讲给您听。”

然后,他就瞧见妻子与戴维森太太挪近帆布椅子,热切地交谈了近两个小时。他来回走动想要活动一下筋骨,经过她们跟前时听到戴维森太太激动的耳语,宛如远处滚滚的山洪;妻子则张口结舌,面色发白,似乎很享受这一骇人的体验。夜晚回到舱房,妻子压低嗓音把听到的信息一五一十跟他讲了一遍。

“瞧,我是怎么跟您说的?”第二天早晨,戴维森太太一见到他就得意扬扬地嚷起来,“您听过比这更恐怖的事吗?这下子,您就不奇怪我为什么不能亲口告诉您了吧?您是医生也不行。”

她打量着医生的脸,热切盼望能看到预想达到的效果。

“您能想到,我们刚到那里时,心情多沉重吗?当我告诉您,任何一个村庄都找不到一个好姑娘时,真够匪夷所思的。”

她严格按照字面意思选用这个“好”字。

“戴维森先生跟我讨论后决定,头一件事就是禁止跳舞。土著疯狂地爱跳舞。”

“年轻那会子,我可是不反对跳舞的。”麦克菲尔医生说。

“我猜也是,我听说您昨晚还邀请太太跳了一圈。我不是说男人和自己的妻子跳舞有害处,不过你太太不肯跳,还是挺令我欣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咱们还是不多跟他们掺和在一起好些。”

“在哪种情况?”

戴维森太太透过夹鼻眼镜迅速瞄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自然,对白人来说,情况又不一样,”她接着说,“但我必须说,我非常同意戴维森先生的观点。他无法理解,一个做丈夫的怎么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搂在别的男人臂弯

里。拿我个人来说,我结婚后没再跳过一步舞。土著的舞蹈完全是另当别论。舞蹈本身就不道德,简直有伤风化。不管怎么说,感谢上帝,我们禁止了舞蹈,我想我这么说没错:我们教区里八年都没人跳过舞了。”

说话间,他们已抵达港口,麦克菲尔太太也加入到他们中间。船身一个急转弯,慢慢驶入港口。这是一个陆地环绕的大港口,足以容纳整队军舰停泊;港口周围拱绕着绿色的群山峻岭。港口不远处,总督府矗立在花园中,一任海风轻拂。一面星条旗懒洋洋地垂在旗杆上。他们一行经过了两三栋带凉台的平房,一个网球场,来到一个带货栈的码头。戴维森太太一眼认出泊在二三百码之外的纵帆船,那是要送他们去阿皮亚的船。从岛屿各处拥来一群土著,热切喧闹,兴高采烈,有的来看热闹,有的来跟去悉尼的旅客做买卖,带来菠萝、大串香蕉、塔帕纤维布、贝壳或鲨鱼牙骨串成的项链、胡椒木碗,还有战船模型。美国水兵,齐整利落,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面容坦诚,在土著人中穿来穿去,此外还有一小群官员。卸行李的时候,麦克菲尔夫妇与戴维森太太望着人来人往。麦克菲尔医生发现大部分孩子和少年似乎患有传染性皮肤病——雅司病,疮口破溃像潜伏期的溃疡症。他是头一回亲眼看见这种象皮病,出于职业敏感,他两眼放光。那些男人有些长着粗大、笨重的手臂,有的拖着严重变形的细腿。男人女人都裹着萨摩亚围腰。

“这种围腰太不体面了,”戴维森太太说,“戴维森先生认为应该立法禁止。如果人们只在腰胯上围一条红布,别的什么也不穿,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品行端正呢?”

“倒是挺适合这里的气候。”医生说着,抹去额上的汗水。

他们到了岸上,尽管还是大清早,已经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帕果帕果封闭在群山里，一丝风也进不来。

“在我们岛上，”戴维森太太尖着嗓门继续说，“我们实际上铲除了围腰，只有少数老人还会穿，仅此而已。女人都穿上了长罩衣，男人穿上了裤子和汗衫。初到的时候，戴维森先生在一份报告中提到：除非勒令每个十岁以上的男子穿上裤子，否则岛上居民永远不能成为彻底的基督徒。”

戴维森太太鸟一样的目光朝港口上空飘过的浓密乌云望了两三次。雨点开始落了下来。

“我们最好找地方躲一下。”她说。

他们刚跟人群挤进一处瓦楞铁皮顶大棚，雨就倾泻而下。过了一会儿，戴维森先生也过来跟他们站在一起。旅途中，他对麦克菲尔夫妇颇为客气，他没有太太那种社交能力，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他沉默而阴鸷，让人觉得他的友善是出于基督教强加给他的义务。他生性矜持，甚至有些孤僻。长相也很特别：又高又瘦，长长的四肢松松散散地连接在躯体上，面颊深陷，颧骨奇凸；一副死气沉沉的做派，若是你注意到他的嘴唇居然如此饱满、性感，肯定会大吃一惊。他头发留得很长，眼窝深陷，黑眼珠大而哀伤；一双大手，长长的手指生得很好看，看上去强健有力。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他的内心压抑着一团火焰。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却又令人隐隐不安。他是那种很难亲近的人。

眼下，他带来了令人讨厌的消息。岛上爆发了麻疹，这种病从夏威夷土著人中流传开来，非常严重，常会致命。将要载着他们继续航行的纵帆船水手中发现了一例病情。病人已经被送上岸，进了检疫站的医院，但阿皮亚官方电报明确指示，必须确保船上再无其他病例，才能允许纵帆船入港。

“这意味着我们至少要在这里滞留十天。”